



向雪花学习

□ 赵培光

学雪花的承载，学雪花的温存，学雪花即使远离自己的家园也一定要惠泽别人家园的担当

在东北，在长春，雪是比较霸气的，它几乎主宰着一年365天的四分之一。茫茫环宇，浩浩苍穹，雪奉天公之命，当来则来，该去则去，乐得逍遥。哦，天命不可违，只有顺应季节，进而调理自己的身心，所谓适者生存才好！

多情的我，关于雪的记忆，大面积地聚集在童年和少年。抽冰猴、支爬犁、滚雪球、打雪仗……历历在目。说实话，我喜欢雪，不喜欢寒冷，喜欢不喜欢乃天仙配，难解难分。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首旧日的热忱与坚忍，无疑与冒风雪、斗严寒息息相关。当初，尽管是玩意思，冥冥中，却玩出了意义。“雪过”了的生命，骨子里有种硬东西。什么呢？什么都不在话下。

大雪小雪，一年又一年。知天命了，忽然平添了风雅人士的情致：凭窗看雪。这雪呢，通灵性似的，多半傍晚来，抑或清晨来。雪飘飘地来，便把我逗引到窗前。隔着双层的玻璃，我不但身暖、心暖，连目光也是暖的。暖暖的目光看出去，雪既艺术又古典，堪称古典的艺术。不是吗？单看分明是在空中秀书法呢，而局部看则是高冷且超拔的写意画了。这样的时候，性急的年轻人忍不住要叫啤酒和炸鸡了！我不，我更愿意静静地看，及至化入那轻扬的雪花当中。那么，我是哪一片雪花呢？哪一片雪花是我呢？

家居闹市，窗外通常是街道，是商场，是熙来攘往的人。其实，我多么希望是山脉，是旷野，是大海。幸好，雪花的盛意偶尔地弥补一下我的遗憾，用它那淡远、迷幻、幽深的情境取代了我几近枯萎的梦想。雪花够辛苦，不断地殷勤地挽救我。不错，长久困于城市，我很没出息，每每陷入灯火的迷阵，我总是下意识地怀旧，而西谚恰好击中要害，明确说：“怀旧是一种懒惰的心理，因为害怕和不肯去开拓未来。”谁不要未来呢？问题在于去不去开拓。可惜，中年人的畏惧，比怀旧来得更快。

抛开灯火，细数雪花的事情！

雪花华贵吗？也华贵。雪花素朴吗？也素朴。雪以花的名义和方式悄无声息地融入陌生的土地、河流及人们的心灵。很简单，下雪比“融入”更直接，不过是一种天象，跟下雨、下雾类同。我之所以避开“下”，而刻意选取诗意的词汇，诸如：飘落、飞舞、旋转之类，完全是出于“弃之可惜”的情怀。为什么不呢？它似静而实动，似动而实静，何其神奇与曼妙。事实上，雪自天宫来，应知天官事，却并不急着以天道天理教诲芸芸众生，而是飘飘然、翩翩然，努力在空中尽情地玩耍。宛如木兰从军，求其友声矣。意兴勃勃的时候，我甚至会自上而下盯着一片雪花不放，缠绵悠悠，它几乎一飘即是一生，一生即是一飘，特别令我惋惜，及悲悯。

相比之下，人真是幸运得多了。至少，人生几十年，四季轮回，而雪花只快活那么个片刻。忽然想起余杰的《火与冰》，不妨篡改其中的一句箴言：如果爱，请给雪花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其实就是时间。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幸运归幸运，却不能得意。聪明的人，不但不得意，还自觉地向雪花学习呢！学什么？学雪花的承载，同时学雪花的温存，尤其是学雪花即使远离自己的家园也一定要惠泽别人家园的担当。这种精神上的忘我，化育了万物的生命及生命的崇高意识、意味与意趣。在雪花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美好，看到了因为雪花美好而变得美好的岁月。尽管，我们追逐的雪花，什么也没留下，仅仅给世界一个晶莹剔透、奋力翻转的概念，终究还是虚幻了，虚到寂，虚到无。

雪花可以登庙堂之高，可以临江湖之远。飘飘洒洒，落到诗人怀抱，便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落到枭雄眼前，便是：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出门一响喝，天下大一统。雪落在民间，落在大街、小巷，就“瑞雪兆丰年”了。而一旦被污，则羞愧难当，恨不得销形匿影……

又见窗外雪花。都说天上的星辰多、地上的草叶多，天地之间，最多的莫过于雪花。一场暴雪，全覆盖，没商量。有人喜欢踏雪寻梅，有人喜欢烹雪品茗，有人喜欢雪夜读诗书，有人喜欢雪晨买豆浆。我这个自作多情的中年人呢？样样都喜欢。然而，我更喜欢透过双层窗玻璃，看“风吹雪片如花落”。深深浅浅，痴痴缠缠，那些人世间的利害、得失、荣辱，已经不翼而飞了。恍然间，我成了杞人、忧心忡忡，生怕漫天的雪花顿作漫天的雾霾。苍天啊，大地啊，请不要让我的伤感，去触及我的伤痛！

在东北，在长春，飘过几场雪花，隐约可见春节的影子了。近日，小学、中学同窗发来邀请。无论怎样，我首先要去拜谒父母。他们的墓碑立在松花江畔的南山陵园，我将一如既往地带着晚辈及白酒、糕点、水果、鲜花，跟地下有知的双亲说说话，想什么，说什么。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那个飘，飘……

东海之滨、五老峰下，依山傍海的厦门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令无数游人流连忘返。

凤凰树掩映的芙蓉第二宿舍楼被誉为“中国统计人才的摇篮”，鼎盛时期，国家统计局同一党组内的局长、副局长都来自这里。

2016年12月14日，噩耗传来，来自厦门大学的副局长——年仅59岁的谢鸿光同志不幸因病与世长辞。一位优秀的厦大统计人走了，我这个“小胖”与尊敬的“老谢大哥”也真的永别了。

与老谢道别，是2014年12月的一天。得知我将离开北京到厦门工作，老谢又是高兴又是不舍。“小胖”，非常羡慕你啊！厦门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城市，厦大留下了我青春岁月最美好的回忆，有时间要多去转转啊！”

一晃两年过去了。厦大我去过了十几次，每次走在芙蓉湖畔、白城沙滩、群贤楼间，总能想起老谢的音容笑貌。两年来通过几次电话，也经常从朋友那里听到他的消息，却没再见上面。本想着春节回去给他讲95周年校庆的盛况，讲新建的勤业餐厅，讲正在改造的访客中心及演武运动场……不承想竟已经天人永隔。

站在芙蓉第二宿舍楼外，看着进进出出的年轻学子，仿佛又看到老谢面带微笑向我走来。

2006年，我开始跑口国家统计局，巧的是，他也在那一年就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主管新闻宣传工作。

“小胖！”第一次见面，他就开玩笑地对体形偏胖的我说：“以后就叫你小胖了，好记，不见外吧。”起初还担心他这个级别

凤凰花谢还会开

薛志伟

“每天都要有一点进步”，这是老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成了我在统计道路上的座右铭，至今仍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的领导会高高在上，没想到这一句“小胖”，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也在以后的日子里抛开顾虑，老缠着他问这个干那个，他也成了我在统计道路上的领路人，让我这个新兵在统计宣传和宏观经济报道方面很快得心应手。

“每天都要有一点进步”，这是老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成了我在统计道路上的座右铭，至今仍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谢局长从来没有官架子，而且情商很高。”厦大统计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五一教授曾带过他一段时间课，他说：“尽管我只比他高几届，但他一直叫我曾老师，对我非常尊敬，即使当了副局长也沒变。”

离芙蓉第二宿舍楼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融合了南洋和闽南风格的建筑群——群贤楼，那是老谢那一批优秀的统计人步入统计殿堂的起点。

仰望群贤楼，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有一座山，那就是他深深热爱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统计事业。从1978年进入厦大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学习直到离世，他始终与统计不离不弃，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热情，为我国统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原来的秘书毛盛勇告诉我，2015年7月底，老谢被检查发现身患胆囊肿瘤，此前4月体检时医生有过提醒，但当时单位事情太多一直拖着未去检查。术后化疗期间，他还

在家里和病房一直坚持与分管单位领导保持工作上的沟通。他还几次提出要摘掉引流袋，觉得这样去单位上班不雅观，因为他一直坚信，自己完全可以康复甚至重返工作岗位。

去世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去看望他，尽管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但他还是用微弱的声音连声说着“对不起”，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不能再为深爱的统计事业继续工作了。

从群贤楼往东南走不到10分钟，穿过一个大门，走过一座人行天桥，就来到了厦大人最爱的白城沙滩。

老谢说过，他非常喜欢大海，大海波涛汹涌，能激发人拼搏奋进；大海辽阔宽广，能让人心情平静；大海浩瀚深邃，能让人心生敬畏。他是多么热爱那片曾挥洒青春的大海啊，以至于他唯一的遗愿就是把他葬进大海。如今，他如愿了，他的身体、他的灵魂，已经永远和大海融为一体。

遥望大海，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有一片海，他的胸怀是那么的宽广，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统计、学会熟练运用统计数据是他统计生涯中孜孜以求的目标。

从1982年到2003年，他三进三出中国统计出版社，加起来有十六七年从事统计出版工作，还担任过两年的中国信息报社长，为统计宣传和普及倾注了无数的心



赏梅，要的是一份清寂的心境，方得其美。

一转身，便发现旮旯里有株梅花，开得正好。我所在的城市，梅花甚多，晚冬初春，不经意在哪个转角便能撞上，一树惊喜。水边或是墙角，一株两株梅花，并不招人注意，只有闲散的才能看见。这样的遇见，倒比那种专程赏梅者，要切实快乐。

孤山、灵峰、西溪，自古多梅，谓杭州三大赏梅胜地。花事繁盛之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至，蔚然壮观。林和靖当年在孤山隐居，取的是孤山四面寂绝，人迹少至。如此，方能梅妻鹤子，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今，只要天气晴爽，三大胜地莫不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一个都不值得去了。

赏梅，要的是一份清寂的心境，方得其美。张岱《西湖七月半》写看月之人，有“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也有“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今赏梅之人，大多如此——手机相机成了“观看”的方式，咔嚓咔嚓之后，急

暗香汤

周华诚

传微信朋友圈，“亦看梅而欲人看其看梅者”也。

周末不出门，只在家中看“梅”。《上海博物馆藏品精华》里，录有南宋刊的孤本《梅花喜神谱》，虽只有两幅小照，但真是令人喜欢。我于是索性下载了此书电子版本，从头至尾，细细翻阅。

上卷，有蓓蕾四枝，小蕊十六枝，大蕊八枝，欲开八枝，大开十四枝；下卷，则有烂漫二十八枝，欲谢十六枝，就实六枝。每图为一枝或两枝，一蕊或二蕊，每蕊各不同。每图，则根据花的形态不同，各取其名。飞虫刺花，孤鸿叫月，林鸡拍羽，新荷溅雨，等等。两字之名我更喜欢，如“蓓蕾四枝”的麦眼、柳眼、椒眼、蟹眼，平实而有趣；如“大开一十四枝”的悬钟、擎露、向日，生动活泼。三个字的，也颇可玩味，如蝶挂网、抱叶蝉、鲍老眉、木瓜心。

“喜神”，即是“画谱”。《梅花喜神谱》这书，是中国留存在世的最早的版画谱，由蓓蕾至结果，把梅花的各种形态，录了一百幅图，堪供雅玩——那750多年前的时代，真是好。我这时代，也是好——足不出户，《梅花喜神谱》这样的孤本，便可招之即来。除了古书的气味传不过来，怎么放大、缩小了看，都可以。寂然相对，

书我两忘。这，比挤在人堆里举着手机用摄像头“赏梅”有意思多了。

梅花居然可以入馔。宋人林洪著《居家清供》有一款“梅粥”，制作过程是这样的——“扫落梅英，拣净洗之。用雪水同上白米煮粥，候熟，入英同煮。”梅花瓣落了一地，扫取清洗干净后，撒入雪水煮的白米粥，白的红的，想就好看。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落梅有叹》一诗：“才看腊后得春饶，忽见风前作雪飘。脱蕊收将熬粥吃，落瓣仍好当香烧。”清朝嘉兴人顾仲，写了一本菜谱书，《养小录》，其中也有“暗香粥”。把梅花落瓣，用棉布包起来，候着粥熟时下了花瓣，再一滚。这样的制法，并不复杂，难得的是粥名清雅诗意。

书中还有一款“暗香汤”，比“暗香粥”还要诗意——“腊月早梅，清晨摘半开花朵，连蒂入瓷瓶，每一两，用炒盐一两洒入，勿用手抄坏。箬叶厚纸密封，入夏取开，先置蜜少许于盖内，加花三四朵，滚水注入”——在滚水作用下，半开的梅朵于雾汽中缓缓绽放，有如生者，载沉载浮。这样的暗香汤，岂不可爱。

不禁想到，今人还有这样对待梅花的吗？也能扫雪煮梅，也能夏观梅绽吗。不是不能，只怕是做了，却有脱不去的矫情。

竹溪重温山二黄

兰善清

鲜汁鲜味。

一个山村何以能守住如此大格局的剧种？这得首先感恩这山这水啊，这里是大巴山掩映的腹地，是神农女娲曾生息的地方，是古庸国的领土，是秦楚对峙的剑戟，长江汉水加持，峰挺壑深，翠色纷披，碧玉潺潺，篁筱婷婷，茂林森森，稻黍馨馨。

大格局的文化土壤稳稳地承载了大格局的剧种。当初，黄冈、黄陂“二黄”的商客自长江而汉江，他们的吼腔雷震一般，秦音、晋音等西戏，亦称西皮，响彻了秦巴走廊。皮黄相逢，一见如故。竹溪山水拥抱，皮黄一决雌雄，变身山二黄，情蒙魂系。显然是秦巴山水给了山二黄留住不走的理由！

秦风飒爽，楚山和畅，绵绵秦巴在皮黄的萦绕中风花雪月，民之风情得以愉悦，人之情怀因以舒展。山二黄剧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震武先生证实了皮黄的来历：山二黄诞生于乾嘉年间，又名汉调二黄，由南方的二黄、北方的西皮混搭而成，故而也称皮黄腔。

山二黄剧种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主任、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工作者倪

绍明，是竹溪山二黄剧团领班人，对山二黄的未来充满信心：“县里非常重视，有专门的经费扶持，选拔优秀的人员培养，老艺人周毓成带着30多个学生在湖北职业学院戏剧系定向培养，后继有人。我们对山二黄又继承又创新，让她既能承载古典大戏也能容纳地方小戏，既葆有原本的英豪气节又注重平民化元素的注入。”

两百多年的绕梁，竹溪的精神乡土里浸入了深厚的有机养分，这养分养心养神。尤其当各地的山二黄团队早已随风飘散、当下音符嘈杂、人心空泛的时候，这乡音乡愁的保有特别宜人养人。

曾四次荣获曹禺戏剧奖的戏剧家沈虹光先生听了竹溪山二黄传人周毓成清唱的《清风亭》后颇有同感：“天地灵气如果真能通过土壤凝聚到甘醇的葡萄酒中，秦岭巴山的灵气也一定会凝聚到皮黄艺人的声腔之中。只是什么戏都要靠人唱，我说山二黄好，是听了周毓成的唱。换一个地方人唱还有这个效果吗？”

汉水迢迢，韵致森森。山二黄的音符里蛰伏着前人的创世意志，程式里铭刻着风骚礼乐的秘籍，道德伦理、家国情怀、人生际遇尽在其中，豪壮的激情宛如重峦叠嶂的竹峰溪湾，百回千转，纵横逶迤。

血。后来接触我这样外行跑统计的“菜鸟者”多了，老谢认识到，统计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连跑口记者都一知半解，普通大众恐怕更是入门都谈不上，更别说熟练应用统计数据了。

为此，在老谢不遗余力的大力推动下，国家统计局从2009年开始连续举办了三期媒体统计知识研讨班，每次他都和局长、各司局负责人亲自授课，让越来越多的跑口记者成了统计方面的专家，写出来的文章也更加通俗易懂。

为进一步让社会大众了解统计指标、熟练应用统计数据，老谢还主持出版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统计文化丛书，活泼新颖的统计漫画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不仅如此，他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统计宣传方式，加强新技术的应用，组织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创立“中国统计开放日”，建设新版统计数据库，开发手机客户端“掌上数据库”，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数据服务。如今，公众越来越了解统计、学会熟练应用统计指标，老谢应该感到欣慰了。

厦大人的校花凤凰花每年会开两季，一季欢送老生走，一季迎接新生来。在我看来，应该是一季代表着梦想，一季象征着希望。

凤凰花谢了，还会再开。微笑吧，老谢！安息吧，老谢！



母亲的心

仇立敏

母亲的心很大很大，大到能装得下对儿女无尽的思念。母亲的心很小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对儿女的牵挂。

一晃，住院近半个月了。

下午，弟弟来病房问我，要不要把我住院的消息告诉母亲。母亲不止一次地问弟弟：“姐姐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弟弟要么岔开话题，要么就劝慰母亲不要想那么多，可母亲的疑惑分明都写在了脸上。

母亲的疑惑是有依据的。

平时，不管有多忙，每到周末，我总要挤出时间回家坐坐，帮母亲洗洗衣服，陪母亲说说话，不知不觉间，便成了一种习惯。母亲也是，如果有哪一个周末我没回去，就不放心似的打来电话问问。或者，天下母亲等待孩子回来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吧。

办理住院手续的前一晚，和爱人特意回家看望了母亲。尽管这次手术算不得是一次大手术，可至少要恢复些时日。就和爱人商量，姑且说成要出差些时日吧，因为母亲的心脏不太好。

第一次打电话给母亲，是手术前。第二次拨通母亲电话，是被推出重症监护室之时，那一日，是母亲的生日。

电话另一端，母亲一遍一遍不放心似的叮咛：早晚多穿点，照顾好自己云云。放下因为身体虚弱而被汗水浸湿了的电话后，来医院陪护我的爱人和女儿也分别给母亲打了电话，问候和祝福母亲生辰的同时，也都为不能前往给母亲庆生找了托词。

许是母亲生日的那一日，我“出差”在外没能回家，她的女婿和外孙女也没能回去，让细心的母亲心生疑惑了吧。</p